



四溟山人全集卷之二十三

東郡 謝榛 著

東郡 蘇潢

赤城 陳養才 全校

東郡 新安 張季彦 程兆相 全閱 詳校

詩家直說七十五條

古樂府云有所思乃在大江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璣
瑁簪此承上三句而言鮑明遠行路難因學此句
發端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璚瑁玉匣之雕琴元微
之金璫玉珮歌云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

步之流珠歐陽永叔送王原甫云酌君以荊州魚
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黃山谷送王郎云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明
遠不以古樂府爲法而起語突出諸公轉相效尤
何邪

凡詩債叢委固有緩急亦當權變若先作難者則殫
其心思不得成章復作易者興沮而語澁矣難者
雖緊要且置之度外易者雖不緊要亦當冥心搜
句或成三二篇則妙思種種出焉勢如破竹此所
謂先江南而後河東之法也

于濱辛苦吟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窻下織梭女
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
農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
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
但互相祖襲爾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
金鍾大鏞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
之源實然氣象不同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
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
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

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語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晉而追兩漢也嗟夫

作詩不必執於一箇意思或此或彼無適不可待語意兩工乃定文心雕龍曰詩有恒裁思無定位此可見作詩不專於一意也

任城張良玉別號栗齋居士以琴鳴於時嘗賦閒居云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時此聯閒雅有味然出自呂居仁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此作者不及述者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爲佳句譬諸富家廚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鼠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蹲花砌午紹易君曰此便脫俗

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
落常調乃見筆力于瀆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
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卽野蔬借味之法而瀆亦知
此邪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
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
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
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
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
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落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

損氣魄此非縮銀法手也

凡作文靜室隱几冥搜邈然不期詩思遽生妙句萌
心且含毫咀味兩事兼舉以就興之緩急也予一
夕欹枕面燈而臥因詠蜉蝣之句忽機轉文思而
勢不可遏置彼詩草率書嘆世之語云天地之視
人如蜉蝣然蜉蝣之視人如天地然蜉蝣莫知人
之有終也人莫知天地之有終也

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則
神交古人窮乎遐邇繫乎憂樂此相因偶然著形
於絕迹振響於無聲也夫情景有異同模寫有難

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者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
內當自用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間也
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詩以數言而統
萬形元氣渾成其浩無涯矣同而不流於俗異而
不失其正豈徒麗藻炫人而已然才亦有異同同
者得其貌異者得其骨人但能同其同而莫能異
其異吾見異其同者代不數人爾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
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
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

古雅如瑤瑟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鷗清逸如九臯
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
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
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
和則爲全味矣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小
大須構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
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意來如松
挺然植之盆中窘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
多或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

二病

李羣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
無髮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
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
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
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
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
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爲結令人
叵測竒哉附羣玉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
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窮愁重於山終年壓人

頭朱顏與芳景暗附東波流鱗翼俟風水青雲方
阻脩孤燈冷素焰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
可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
有可議者蓋擅名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
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
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
勍敵吐英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澤四野隻字求
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
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夫萬景七情合於登眺若面前列羣鏡無應不真憂
喜無兩色偏正惟一心偏則得其半正則得其全
鏡猶心也光猶神也思入杳冥則無我無物詩之
造玄矣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
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
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
此惟超悟者得之

甲辰歲冬予客居大梁有李生者屢過款宿及晨起
盥櫛旭日射窻因索新句李云曉日照疎窻予亦

成寒日澹虛牖賈子聞之曰此出一機杼而織手
不同戊午歲從遊鄴下夜酌王中宦別館請示一
字造句以燈爲韻予就枕構思乃得三十四句云
煙葦出漁燈書聲半夜燈山扉樹裏燈風幢閃佛
燈竹院靜禪燈蛾影隔籠燈星懸寶塔燈心空一
慧燈風雨異鄉燈倦客望村燈鬼火戰場燈除夜
兩年燈雪市滅春燈茅屋祗書燈樹隱酒樓燈穴
鼠暗窺燈殿列九華燈星聚廣陵燈棋罷暗篝燈
疎林見遠燈蛩吟半壁燈農談共瓦燈屋漏夜移
燈明滅幾風燈窻昏夢後燈流螢不避燈寒閨織

錦燈形影共寒燈調鷹徹夜燈海舶浪搖燈夜泊
聚船燈霜風逼旅燈靈焰鳳膏燈春宮萬戶燈此
行遠自邇之法俾其自悟耳及曉起寒雀在簷時
有幽意李吟一句云羣雀噪前簷予應聲曰簷日
聚寒雀夫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
李生亦佳士也予嘗授之韻學博記雅談懸河瀉
於廣席使醉客復醒其善用所長如此

夫縉紳作詩者其形也易腴其氣也易充貫乎經史
粹乎旨趣若江河有源而滔滔弗竭欲造名家殊
不難矣凡擇韻平安用字精工此雖細事則聲律

具焉必先固基址而高其梁棟樓成壯麗乃見工
翰之大巧也予昔遊都下力拯盧枏之難諸縉紳
多其義相與定交草茅賤子至愚極陋但以聲律
之學請益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爲正式及出詩草
妍亦不忌媿亦不誚此虛心應接使然得以優游
聖代而老於嘯歌幸矣每惜禰衡鸚鵡一賦而遽
戕其生可爲恃才傲物者誡

已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
及予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謏陋具陳顛末于鱗
密以指搯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疊疊不輟

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
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
默然

余借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
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格調
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已稿凡
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
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
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
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

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
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
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
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
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領聯雖曲盡旅况然兩句一
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
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
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
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體重氣厚非錠
子金而何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衍之病

作詩譬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麴米爲料釀成則醇味如一善飲者歷歷嘗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此鎮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嘗之各有甄別何哉做手不同故爾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避其故迹雖由大道陸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屩由乎中正縱橫於古人衆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

凡作詩不宜逼真如朝行遠望青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煙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竒觀惟片石

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妙在含糊方見作手
予初冬同李進士伯承遊西山夜投碧雲寺並憇石
橋注目延賞時薄靄濛濛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
頓覺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
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真故爾附詩云並
馬尋名寺登高藉短筇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
石路經千轉雲巖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
鐘

章給事景南過予曰子嘗云詩能剥皮句法愈奇何
謂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

州王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課詩一時寧
無優劣或與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
場如秋間偶過園亭梨棗正熟卽摘取噉之聊解
飢渴殊覺爽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尚隔一
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剥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
有剥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
翁亭記亦用此法

補正平鸚鵡賦走筆立成膾炙千古譬如丹柰有色
有味到口卽佳不假於剥皮也

凡製作繫名論者心有同異豈待見利而變哉或見

有佳篇面雖云好默生毀端而播於外此詩中之
忌也或見有奇句佯爲沉思欲言不言俾其自疑
弗定此詩中之奸也或見名公巨卿所作不拘工
拙極口稱賞此詩中之諂也諂者利之媒奸者利
之機忌者利之蠹然慎交則保名三者有一不能
無損如藥加硝黃之類其耗於元氣者多矣
凡以詩求正者在乎知已否則無益徒有自衒之謂
或終篇稱許而不雌黃一字恐有誤則貽笑爾或
灼見其疵雖有奇字隱而不言恐人完其美振其
名是出於意非忌而何

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
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此泰伯偶然
爾近有詞流與人一字之益每對衆言之其不自
廣也如此及出所作稱之則快意議之則變色雖
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
何其自矜竟沮人之有益甘於自誤吁彼何人哉
吁彼何人哉

大梁李生好記人惡詩每每傳之一笑予謂之曰觀
子胥中所蘊如此則穢濁其心安能吐芳潤發清
雅乎子從我遊二十餘年試誦我詩一篇或一聯

以見黃鍾瓦缶聲調同異則工拙兩存乎心所論
公平靡不服矣生茫然無以對

走筆成詩興也琢句入神力也句無定工疵無定處
思得一字妥帖則兩疵復出及中聯愜意或首或
尾又相妨萬轉心機乃成篇什譬如唐太宗用兵
甫平一僭竊而復干戈迭起兩獻捷方欲論功餘
寇又延國討百戰始定歸於一統信不易爲也夫
一律猶一統也兩聯如中原前後如四邊四邊不
寧中原亦不寧矣思有無形之戰成有不賞之功
子建以詞賦爲動績是也

予一夕過林太史貞恒館留酌因談詩法妙在平仄
四聲而有清濁抑揚之分試以東董棟篤四聲調
之東字平平直起氣舒且長其聲揚也董字上轉
氣咽促然易盡其聲抑也棟字去而悠遠氣振愈
高其聲揚也篤字下入而疾氣收斬然其聲抑也
夫四聲抑揚不失疾徐之節惟歌詩者能之而未
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極非喻無以得其狀
譬如一鳥徐徐飛起直而不迫甫臨半空翻若少
旋振翮復向一方力竭始下塌然投於中林矣沈
休文固已訂正特言其大槩若夫句分平仄字關

抑揚近體之法備矣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
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子美送韓十四
江東省親詩云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
非此如平聲揚之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
訪庭闈此如上聲抑之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
江寒樹影稀此如去聲揚之也此別應須各努力
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如入聲抑之也安得姑蘇鄒
倫者樽前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瑟琴宛乎清廟之
樂與子按拍賞音同飲巨觥而不辭也貞恒曰必
待吳歌而後劇飲其如明月何哉因與一醉而別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
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
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
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
帶昭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
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
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
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
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

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
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笑水聲中深
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
蠡參差煙樹五湖東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
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
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迺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
音否邪

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
前病豈聲調不拘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
三句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其工於聲調盛唐

以來李杜二公而已

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東逢音蓬
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崔殺也左
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
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行
貌禮記陶陶遂遂臯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議
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鄉偶書云少小
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
支韻衰字誤矣何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
霜華鬪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

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誠

阮籍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目安可能陸機挽歌殉
歿身易忘殺子非所能潘尼贈王元貺膏蘭孰爲
銷濟治由賢能夏侯湛東方朔讚侗儻博物觸類
多能班孟堅東京賦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離騷紛
吾有此內美今又重之以脩能此協耐王逸註熊
屬多力絕人之才者謂之能然諸公皆本逸註予
謂蒸韻能協用於灰韻猶存古意何以效其穿鑿
而費講邪又三足鼈唐德誠禪師作頌以此押韻
云三十年前坐釣臺鈎頭徃徃得黃能金鱗不遇

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

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
君招予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
集併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
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
可爲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
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
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僊而畫少陵也
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爲純去濁而
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爲可教也諸君笑

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予曰子老狂而
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
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濬人盧浮丘名枏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欵洽因談
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雄渾
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爾曰
凡靜臥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
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
子所作太速若宿構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
其價矣盧曰凡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

不可得做手定矣奈何曰觀子直寫曾中所蘊而
乎氣勝專效背水陣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
也子所作惟以僊丹而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
胗脉用藥不失病源盧曰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
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予曰這是盧生倔强不
服善處然其佳句甚多予每稱賞但不能悉記予
讀書秋草園情景俱到宛然入畫比康樂春草之
句更覺古老妙哉句也固哉人也

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學作樂府商調以寫春怨
尚記首一闕云隔花漏殘春夢醒星斗落江城珠

箔金鈎低控玉釵珊枕斜橫畫堂前紫燕交飛綠
楊枝黃鳥和鳴倚危欄又看三月景杳然不見多
情斷腸芳草碧初未聞太和正音譜故有硬字回首亂峰青統錄
若干曲請正於鄉文蘇東臯東臯曰爾童年愛作
艷曲聲口似詩殆非詞家本色初養精華而別役
心機孤此一代風雅何邪因教之作詩澹泊自如
而不墜厥志迄今五十餘年皤然一叟惟詩是樂
動靜有時而神逸於內不知為山林之小隱歟為
市朝之大隱歟蘇文吾師也不得見我今日悲哉
作詩譬如有人日持箕帚通於市塵掃沙簸而揀之

或破錢折簪碎銅片鐵皆投之於袋飢則歸飯固
不如意往復不廢其業久而大有所獲非金則銀
足贍卒歲之需此得意在偶然爾夫好物得之固
難警句尤不易得掃沙不倦則好物出苦心不休
則警句成

人非雨露而自澤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久者名也
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鑑光而照無偏
者神也非德無以養其心非才無以充其氣心猶
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
舵主之士衡士龍有才而恃靈運玄暉有才而露

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此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至

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題靈祐上人故居詩旣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點檢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

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素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
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爾能於古調中
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力雄兔脚撲朔雌
兔眼迷離雙面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結最
着題又出奇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諸公補之未
必能道此

謝靈運折楊柳行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此對起
雖有模倣而不失古調至於騷屑出穴風揮霍見
日雪此亦對起用於中則穩帖卓文君白頭吟皚
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

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此亦用漢人
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縠惜時樣不同爾

子美遣意二首皆偏入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突然而起似對非對而不失格律時孤城四鼓睡
起憑高則前山半吐月矣其清景快人心目作者
可以寫其真良工莫能狀其妙不待講而自透徹
此豈偶然得之邪此豈冥然思之邪至於轉枝黃
鳥近泛渚白鷗輕此亦對起頗似簡板况用二虛
字意多氣靡緩於發端夫鳴於枝上者黃鳥則近
而可親泛於渚次者白鷗則輕而可愛着於前聯

則可子美起對固多切者宜在中而不宜在首此
近體定法也又寄劉陝州四十韻末二句云江湖
多白鳥天地有青蠅長律自無徹尾屬對若蒸韻
不窮想更有布置

陳思王五游詩云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徘徊文
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
瓊瑤佩漱我沆瀣漿徘徊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玉
子奉仙藥羨門進竒方此皆兩句一意然祖於古
樂府觀其陌上桑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耕者
忘其犁鋤者忘其鋤焦仲卿妻東西植松柏南北

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相逢行黃金爲
君門白玉爲君堂羽林郎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
裾此皆古調自然成對陳思通篇擬之步驟雖似
五言長律其辭古氣順如此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
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
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
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
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
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

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子相曰
若作古體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
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
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嘉靖間有初學詩者開口便多奇氣此雖天賦美質
其成之敗之則又在乎人矣專尚奇者乃盛唐之
端晚唐之漸也譬遊五嶽出門有伴引之循乎大
道而不失其正否則岐路之間又分歧路愈失愈
遠而流蕩莫之返矣正者奇之根奇者正之標二
者自有重輕若岐而又奇則墮於長吉之下惜乎

長吉不與陳拾遺同時得一印正則奇正相兼造
乎大家無可議者矣

和古人詩起自蘇子瞻遠謫南荒風上殊惡神交異
代而陶令可親所以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藉
以自遣爾本朝有和唐音者得一繭而抽萬絲逞
獨能而敵衆妙專以坡老爲口實則兩心異同識
者自當見之譬一武士登九里山觀古戰場命人
掘地因得折戟斷劍餘矢缺刀乃自稱元戎前與
韓彭諸將對敵戰則無功敗則取笑其不自量也
愚哉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蓋先定之成卿曰予僭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

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顛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渾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調邪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胚也雖躋上乘得正法眼評之尤妙勤以進之苦以精之謙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

夫才有遲速作有難易非謂能與不能爾含毫改削而工走筆天成而妙其速也多暗合古人其遲也每創出新意遲則苦其心速則縱其筆若能處於

遲速之間有時妙而純工而渾則無適不可也

李商隱作無題詩五首格新意雜託寓不一難於命題故曰無題本朝何李二公各擬一首惜未完美鄴下杜約夫亦擬四首皆佳然太清則寒氣薄不壽附其詩云內家標格破時粧萬引千呼出洞房楚曲風煙愁倩女武陵花月夢仙郎故開金索飛鸚鵡偶弄瓊簫下鳳凰恩怨自思成底事坐看踈雨濕丁香二月明獨立桂花陰惆悵恩多怨亦深並逐鴛鴦真有意雙開菡萏本無心班姬苦思題團扇卓女幽情託素琴天畔彩雲休散却鳳臺此

夜會知音三楊柳遙遮百尺樓水晶簾箔護嬌羞鄰姬鬪巧輸瓊珮公子聽歌贈玉鈎青鳥暗隨明月落彩雲虛傍碧天流庭花爛熳春無限不信盧郎負莫愁四美人初試石榴裙縹緲飛香別院聞玉笛臨風吹折柳錦機向月織迴文花殘金谷鶯聲寂天斷湘江鴈影分憑仗隴梅將信息蓬山遙隔萬重雲

大梁田深甫從李獻吉遊嗜酒耽詩十三科不第終於兵部司務嘗擬少陵秋興詩得盛唐氣骨眼中不多見也附詩二首云宮梧隕翠下承明御水流

寒繞帝京北極天連鳩鵲觀西山雲起鳳凰城露
凝雙闕開金掌月照千門鎖玉衡惟有伶俚梁苑
客旅魂零落不勝情二西山龍藏五雲團聞說先
皇此駐鑾百道泉光飛寶地萬年松影靜瑤壇綺
羅香寢幽花閉劍佩聲沉曙月寒玉藥瓊枝長不
老空餘輦路石漫漫

昔予嘗遊京西玉巖山蘭若松下拂石而坐微作吟
哦聲適來一叟問曰子何爲邪曰賦詩遣興爾予
時揮扇叟曰偶得一句請對之山寺風涼何用扇
予應聲曰江樓月朗不須燈叟曰真一詩人也曳

杖而去問諸僧此爲誰曰山下劉都督也翌日諸
縉紳聞之曰彼村叟以童子對而考一詩人可笑
濬人盧浮丘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曾以詩
忤蔣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決余愛其才且
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歷於公卿間暴白而出之因
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
滄溟滄溟曰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
心服可謂知己而亦以爲泛交之流耶指其詩而
頷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
溟子以我輩爲泛交可訝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

歎然夫盧生得免予願少遂作詩自况偶得之耳
二公譏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附滄溟寄予
詩云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
到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
塵動渺茫

予客京師有一縉紳相善嘗謂予曰每見人惡詩予
意憎之而不樂交也曰予則異於是若以詩定交
海內寧幾人邪或有不讀書者知我爲詩人而加
禮豈可沮其誠乎譬如郊外古刹凡田翁村媪往
往焚香禮佛惟恐竭誠不逮安知有三乘五蘊之

妙使如來復生亦不鄙其愚也夫作詩才有不同
各由工拙愛憎係乎爲人詩何與焉縉紳笑而然
之吳僧道潛嗜詩憎凡子如讐此性褊尤甚附詩
云數聲柔櫓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嘉靖戊午歲夏日予偕浙東莫子明遊嵩山少林及
至蘆巖觀泉奔流界壁泠然麗心因得飛泉漏河
漢之句子明曰此全襲太白飛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銀河落九天略無點化予曰約繁爲簡乃方士
縮銀法也附詩云纔探二室勝又過一禪冢淨愛
莓苔色香憐薝蔔花飛泉漏河漢疊嶂擁煙霞心

自有天竺西方行路餘

成臯王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
舉李建勳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
辭拙能爲一句卽縮銀法也限以炷香香及半玄
易曰歸夢無虛夜香幾盡傳易曰夜夜鄉山夢寐
中予曰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
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
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悟以見心勤以盡力此學
詩之梯航當循其所由而極其所至也翌日傳易
復問予曰昨所談建勳之作句穩意切莫辨其疵

無乃虛字多邪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
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
年能幾時張籍旅泊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馬戴此
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
雖粗而雅蓋建勳兩句一意則流於議論乃書生
講章未嘗有一夜之夢而不歸乎千里之家也歐
陽永叔亦有此病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
焉能制夷狄夫耳目之所及者尚然如此况萬里
之外焉能制其夷狄也哉傳易曰然

秋夕予過北園宗禪師精舍鄰有朱道人亦來因談

及虎溪三笑事宗乃誦皇甫曾送邕上人詩晚與
明人別依依出虎溪予曰此結用事太泛趣韻而
已宗曰今夕與公繼此故事若不吝一詩我輩幸
矣時皎月在天涼颺振木清景可愛徘徊於露草
之間漫成一律云二高多道氣吾欲共巖棲瑤草
元無種青蓮不染泥鶴鳴丹鼎外月在法雲西相
送真成笑分明過虎溪朱曰此時三笑雖同吾輩
愧遠公靜脩多矣相送園西而別

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餞於郭北申幼川園亭趙
王枕易遣中使留予曰適徐左史致政歸楚欲命

諸王縉紳輩賦詩志別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諸體
二十篇以見鄴下有建安風何如予曰諾明午應
教畢北首路矣幼川曰果哉斯言有才固敏何興
能長况詩備諸體焉得寸心立意而卒應紛然以
臻精妙信乎不易昔江文通擬古諸作豈在一朝
一夕而振藻思哉曰予試擴公輸子之法遽造宮
殿樓閣臺館亭榭並築基址齊構梁棟及其妙轉
心機詰旦歷觀落成則輪奐一新丹碧相耀此見
作手變化也夫欲成若干詩須造若干句皆用緊
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像情在體帖能以興爲衡

以思爲權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輕也如十成六七
或前後缺略句字未穩皆沓於案息燈而臥曉起
復檢諸作更益之所思少室仍放過且閱他篇不
可執定復酌酒酣臥這心思稍清起而裁之三復
探頤統歸於渾成若必次第而成則興易衰而思
易疲矣愚見是否幼川曰吾見難其易者得其一
未見易其難者得其多以一爲難則工以多爲易
而能工邪梁周興嗣帝命以千字限一夕成文蓋
繫乎生死于與之不同何苦乃爾曰予用背水陣
法頗類興嗣旣言不愆行期自不容緩慙知己之

意折妒者之心使異地則不能也迨午中使徵詩
付以全稿轉上幼川曰子才如此王左右惡得無
忌昔聞盧生柙以詩獲罪蔣令子爲遍陳當道始
脫其獄由此人皆稱重若不虛已是亦盧柙而救
盧柙其不免夫予謝曰知我者鮑子也

嘉靖戊申歲魯總制銑以復河套事及夏閣老言俱
被奸諛陷於刑戮上以科道不言命錦衣衛遍加
捶楚其蔓連多矣辛丑歲李贊畫尚倫預有此議
竟不果予賦詩慰之曰獻策金門空自歸馬頭西
向逐雲飛長城夜月催刀斗青海巖霜犯鐵衣秋

到邊庭能禦虜古來功業在知機百年幾欲收河
套多少英雄有是非夏公婿吳郎中春以是詩達
非所公慨然和之其詩不傳此聞之李鴻臚寶云
壬戌歲嚴閣老嵩罷歸江南會諸縉紳談及河套
不可復取曰謝四溟山人獨有先見此聞之鄒處
士倫云嵩論與鄙見略同然借此成曾夏二公獄
另有史氏之評

予初秋遊都下韋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大史正夫書
齋秉燭對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秘其
法予因檢宋之問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

花難不及駱賓王詠鴈帶月凌空易迷煙逗浦難
用韻妥帖復檢劉長卿雨中過靈光寺詩向人寒
燭靜帶雨夜鐘深不及皇甫曾晚至華陰雲霞僊
掌出松栢古祠深韻亦妥帖正夫曰前二韻欠穩
子試定之曰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向人寒燭
靜隔雨夜鐘微正夫曰宋劉二詩譬猶高堂大厦
梁棟不加華藻未爲完美子雖斷良材惜未結構
但築樓閣之基爾勞思何益凡閱古人之詩輒有
采取或因拙致工因繁爲簡其珠玉歸囊便是自
家物不愈乎六朝蹈襲以成風此作者秘法但不

泄其機爾予曰聞此確論知其無妬也

木玄虛海賦陰火潜然顧况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
暝潜燒張祐送徐彥夫南遷詩陰火夜長然王初
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尚新奇雖雷
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邪

太玄經劇卦海水羣飛庾信和張侍郎詩成羣海水
飛呂溫諸葛武侯廟碑四海飛水然庾呂沿襲兩
拙並見不若陸雲答平原全用無議也有客益爲
七言曰海水羣飛天混茫尤爲警策譬如冶人能
接伏波銅柱爲插天之標而不見其迹也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
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乏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
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一夕朱駕部伯鄰招飲官舍因閱雅音會編予笑曰
此康生偶爾集次始爲近體泄機也且如東韻幾
二百字其穩當可用者應題得句大抵不出十餘
字但前後錯綜不同爾統觀諸家之作其文勢句
法判然在目若品彙諸韻相間不露痕迹而妙於
藏用也或得其捷要而易入或窺其淺近而深求
夫百篇同韻當試古人押字不苟處能造奇語於

衆妙之中非透悟弗能也或才思稍窘但搜字以
補其缺則非渾成氣格此作近體之弊也伯鄰曰
觀其排律或百韻或三五十韻意思繁衍句法變
化衆險迭出而益勝但擇穩當者信乎不多也予
曰短律貴乎精工長律宜浩汗奇崛其法不可並
論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垛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
二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
道不涉於岐路矣譬如楊陞菴狀元謫戍滇南猶
尚奢侈其粳糯黍稷脯藟殺鱸種種羅於前而飭

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又如客遊五臺山訪
禪侶廚下見一胡僧執爨但以清泉注釜不用粒
米沸則自成饘粥此無中生有暗合古人出處此
不專於學問又非無學問者所能到也予因六祖
惠能不識一字叅禪入道成佛遂在難處用工定
想頭鍊心機乃得無米粥之法詩中難者莫過於
情詩然樂府尤盛於元千萬人口中咀嚼外無遺
景內無遺情雖有作者罕得新意姑借六祖之悟
以示後學誠以六祖之心爲心而入悟也弗難矣
因擬別調曲三首家住鄴城門向西青樓上與鄴

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春夢南來路不迷 夜深
別酒見微醺趙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
牀頭閒殺石榴裙 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怨
一鳴箏燕姬纖手調新曲不是西樓今夜聲怨歌
行二首澹妝寂寞妾愁深若箇濃妝歡至今郎到
薊門傳尺素誰知濃澹在郎心 長夜寒生翠幕
低琵琶別調爲誰悽君心無定如明月纔照樓東
復轉西遠別曲一首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
漢水濱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
曲一首秦關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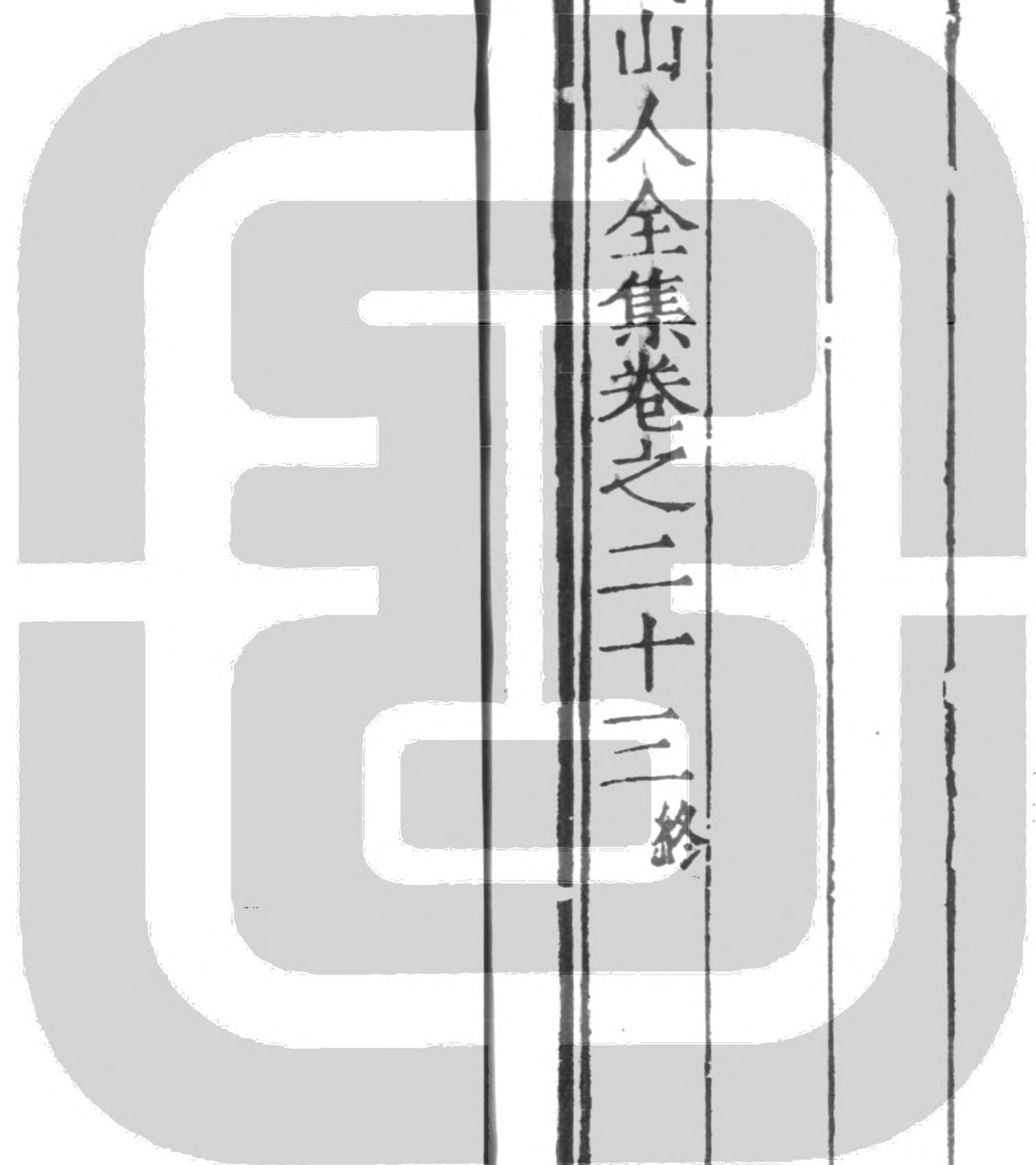
平安收涕淚梧桐樹下搗寒衣

陳一菴太守因徽藩誣奏謫戍瓊州寓丘文莊別墅
日耽詩酒每聞縉紳間盛稱蘇舜澤總制雪詩初
隨鳴雨喧相續轉入飄風靜不聞寫景入微非老
手不能也若楊誠齋飾瓦巧從踈處透跳階誤到
暖邊融便是宋人本色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槩用之宜分乎彼此此先聲
律而後義意用之中的尤見精工然禽不如鳥翔
不如飛莎不如草涼不如寒此皆聲律中之細微
作者審而用之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也

四溟山人全集卷之二十三

終



程